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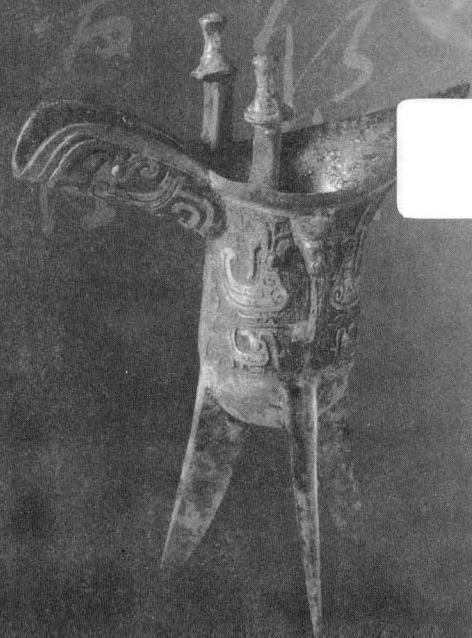
趙武靈王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常万生 著

趙武靈王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常万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武灵王/常万生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0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690-4

I. ①赵…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599 号

赵武灵王

作 者 常万生

责任编辑 杜潇伟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少年国主	1
第 二 章	风云突变	8
第 三 章	黑龙潭访贤	15
第 四 章	学宫谍影	24
第 五 章	庆典上的艳遇	34
第 六 章	钟车后的密谋	47
第 七 章	谁是祸水?	57
第 八 章	后宫脂粉战	67
第 九 章	初议胡服	80
第 十 章	灌木丛下藏杀机	91
第十一章	走马川遇相马人	102
第十二章	身祭铸箭炉	114
第十三章	悲歌《长子恨》	125
第十四章	当机立断	137

第十五章	祖庙里的哀号	149
第十六章	铁骑踏宁葭	161
第十七章	灵寿决战	174
第十八章	断臂人返乡	185
第十九章	庆功宴闯宫	195
第二十章	乔装探强秦	205
第二十一章	沙丘宫惊变	218
后记	寻找喧嚣	230

第一章 少年国主

一团神奇的黑影遮住了明亮的太阳，只留下如女人手镯般金色的光环。

霎时间，天昏地暗，人畜皆惊。牛吼，马嘶，鸡鸣，犬吠，嘈杂的市声，惊怖的呼喊，交织成宏大的、令人心悸的音响，使平静的赵都邯郸笼罩在突然降临的恐怖之中。

躺在王宫里病榻上的赵肃侯发出虚弱而急促的呼吸声。守护在他身边的端夫人和宫女们吓得脸色发白，赶忙围拢过来。有的奉药，有的捶背，有的揩汗……

赵肃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了一个骷髅。赵肃侯很鄙薄它那干瘦难看的样子，用脚踢了踢，问：“你怎么落得这般境地？是因为国亡家破，遭斧钺之诛，还是因贪财害理，受冻馁之患？抑或有不善之行给父母丢了丑？”

“不肖子赵语，你竟敢这般无理于你的先王吗？”骷髅突然开了口，并自称是赵国的创始之君赵简子。

赵肃侯吓了一跳，跪地请求恕罪。

骷髅道：“不肖子赵语！想当年，是我灭了智伯，并与韩、魏两家三分了晋室，争得了这块土地。自传到你的手上，整整二十四年，你非但没使赵国得到发展，反而留下了诸多耻辱，你有何脸面来见我？”

“你远不及你的先人、我的曾孙赵籍。他勇于进取，锐意求新，节俭财用，任官使能，赵国臣民得以温饱。可你呢，你为赵国做了些什么？”

“我恨你祖父赵武侯。他太无能，太迂腐。他曾与韩、魏两国联合对付楚国，打败了楚国的盟友郑国和宋国，但并未得到一寸土地，都让韩、魏两国分了去。你父亲赵种也没本事，前些年和魏国交战，连国都邯郸都被占领了。直到此后两年，魏惠王受到秦国的攻击，才在漳水边与你父亲签订了一个和约，将邯郸归还于我。唉，你们这祖孙三人，都是窝囊废！”

听着骷髅的训斥，赵肃侯热汗直流，羞愧难言，恨不得在地上扒个洞，钻进去。

当然，他也不无委屈。他何尝不想干一番大事业？他不仅想称雄于中原列国，而且想与西面的强秦抗衡，甚至战而胜之。他注意到，秦国与赵国虽相隔遥遥，但其有地形之利，兵马之强，且大有向东发展之势，是赵国的最大威胁，不可掉以轻心。

在赵肃侯思谋抗秦之策的过程中，和纵横家苏秦的交往是使他难忘的。

这苏秦是洛阳人氏，少时家贫，曾以锥刺股的精神钻研兵书和游说之术，立志有

所作为。初至秦国,说秦惠王以兼并天下之术,秦王不纳,苏秦愤而东行,游说六国,合纵抗秦。

公元前333年的一天,苏秦在说服了燕国国君燕文公后来到了赵国,年轻气盛的赵肃侯以贵宾之礼接待了他。苏秦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赵肃侯说:“当今中原各国,莫强于赵,秦所注目,亦莫如赵。秦之所以不敢举兵伐赵,是因有韩、魏两国在西南挡住秦国。然二国无高山大河之防,秦若攻之,必难抵抗。两国一旦降秦,赵则危矣。有鉴于此,大王当约会诸侯,结为兄弟,秦攻一国,五国各出精兵相助,有不践约者,五国共伐之。如此,秦必不敢害山东诸国,诸国亦可相安无事了。”

赵肃侯当即表示赞同,并拜苏秦为相,赠以车马金玉,请他去约会各国诸侯。

苏秦的奔走是成功的。数日后,苏秦与赵肃侯约燕、韩、魏、齐、楚五国国君在赵国的洹水岸边,歃血为盟,以苏秦为“纵约长”,约定将中原六国联成一线,合纵抗秦。

六国的洹水之盟引起了秦国的不安。秦惠王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派相国张仪游说魏、燕二国,并以归还城池和结成亲戚为诱饵,将二国拉到自己一边。赵肃侯责备苏秦,苏秦离赵逃燕,纵约随之瓦解,赵肃侯的一腔热情也付诸东流。

此后,赵国连连战败。不久前,秦国东侵,河西一战,大将赵疵战死,赵之蔺城、离石丢失。更不能容忍的是,区区中山小国也趁机出兵,差一点攻取了赵国边邑高城。

这一战,对赵肃侯来说,可谓刻骨铭心。那时,赵肃侯只忙于对付齐、魏,根本没把中山国放在眼里,仅仅派出几百乘战车。但意想不到的,强悍善战的中山骑兵却把赵军打得大败,赵肃侯腿上挨了一箭,险些丧命。赵肃侯又羞又气,终于卧病不起了……

面对先王,回思往事,赵肃侯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想进行辩解,无奈那骷髅脸背着他,不屑看他一眼,后来,竟气恼地腾云而去。

赵肃侯慌忙起身,追赶上去:“先王留步,请听我说,请听……”赵肃侯急醒了。一身冷汗。

在赵肃侯病重昏迷的时候,他的爱子太子雍正在东宫门外焦急地等待一个人。此人是太子雍的贴身侍卫、以勇武著称的少室周。

他是奉太子雍之命前往齐国为赵肃侯寻求丹药的。齐国是著名的丹药之乡,齐王好仙,名巫遍于国中,其烧炼丹药之术远近闻名。

这件事,太子雍并未征得赵肃侯的同意。因那年齐国曾受秦国指使,利用合纵失败之机举兵攻赵,赵肃侯仓促应战,决开了黄河堤坝,才迫使齐国退兵。但这样一来,赵国的万亩良田都浸泡在河水之中。因此,赵肃侯最恨齐国,若听说去齐国求药,还不气破肚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赵肃侯有令,未经传召,太子不得擅入大内探病。

赵肃侯这样做并非父子薄情,而是怕耽误了太子的学业。他把强国的希望都寄托在太子雍身上,在他看来,太子雍的长进比自己的病还重要得多。他恨不得让这位十三岁的太子马上成人,完成使赵国富强的使命。

赵肃侯很喜爱太子雍,因而,当太子雍还在襁褓中时便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教育。

为了培育太子雍的坚强性格,他对太子雍的居室作了精心布置;床板是硬的,枕头也是硬的,被衾用的是粗糙的麻布。门窗经常开着,冬日里火盆放置也有限制,不使屋里太热,有意识地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平时不让外人靠近,也不许侍姬随便抱他,从小就使他不依赖别人。太子宫室的台基很高,高达五仞,在整个赵王城中仅低于用于大朝的龙台宫和国君的寝宫。在这高台建筑盛行的时代,殿基之高是尊严与权贵的象征,作为赵国基业的后继人,太子雍自然是用之无愧的。不过,赵肃侯让儿子住这样的宫室,还另有所想。一是出于儿子的健康考虑,高则清爽,不易生病;二来可以保证安全,不致意外遭到袭扰。宫室为木结构,上覆板瓦,飞檐高排,翼角外出,这些与一般宫室并无区别。特殊之处是室内的彩绘壁画,都是用对比度很强的色调画成,内容一色是车马征战,进得宫来,如处战阵之中。赵肃侯这样做,是想让太子雍从小便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中,培养其勇猛果敢的性格。

太子雍五岁开始习文,八岁开始学武,老师是熟知文史的相国肥义和精于骑射的大将赵疵,每天都有严格的内容安排。赵肃侯望子成龙心切,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太子雍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他天资聪慧,肯下苦功,学业进步很快。他身体发育很好,性情早熟,虽为少年,却似成人。

太子雍在肥义、赵疵这两位良师的严教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可是在不久以前,两位良师都相继离开了他。赵疵死于河西之战,肥义因不赞成苏秦的合纵主张而弃官出走,不知去向。现在的继任太傅是太子雍的叔父公子成,此人并无实学,满脑子陈腐观念,在他名目繁多的管束下,太子雍感到十分别扭。

少室周去齐国求药,公子成是知道的。他夸奖太子雍有孝心,并告知了端夫人。太子雍并不因此而感到荣耀,他只是挂念着父王的病情,担心着国家的前途。现在,国家还不强盛,自己年岁又小,万一父王谢世,这赵家江山该如何收拾?

想到这些,太子雍等待少室周的心情更加急切,他巴不得少室周即刻就出现在他面前。

赵肃侯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为了刺激一下赵肃侯的食欲,端夫人让人取来一点叫做醢的肉酱。这种肉酱是先将肉烘干,然后切碎,再放些梁曲和盐,泡上美酒,放

入陶罐中闷上一百天而成的。赵肃侯平日喜酒，御医规定不能进酒，所以端夫人背着御医取来了这种略带酒味的肉酱。她眼看着赵肃侯日不进食，心里太难受了。

赵肃侯强打精神尝了一羹匙肉酱，端夫人又掐了一撮黍米团子放入他的口中。赵肃侯慢慢地咀嚼起来，像牛在反刍。

在一旁端食器的宫人腕已发酸，两臂直抖，但她不敢动一动，默默地等待着君王和王后的吩咐。

其实，赵肃侯口中的食物早已没有了味道，那上下牙床的运动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嚼着嚼着，竟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端夫人吩咐将食物撤下，她自己也随着宫人走到门外，想稍稍放松一下。长时间地守护在病人身边，精神上的重负，身体上的疲倦，使她有些支持不住了。

“母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甬道上传来，抬头看，是太子雍，他手上捧着一个雕花木盒。

“儿，丹药找来了？”端夫人面露喜色。

太子雍忙将丹药递上，道：“是少室周费尽周折从齐国的一位活神仙那里求来的，说是极为灵验，包治百病。儿已有好几日未来探望，父王病情如何？”端夫人叹了口气，道：“方才吃了一点东西，不过，我看怕是不好……进去吧，快让你父王服下！”说着，转身就往宫内走。

赵雍却停住了脚步，小声说：“母后，现在我赵国很不妙啊。听少室周说，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都是野心勃勃，想称霸诸侯。秦国想东侵，齐国想西进，都像狼一样盯着我们赵国。齐宣王还扬言，我赵国占了他齐国的土地，应该以黄河为界，想要把我赵国的好几百里土地划到齐国。还有，中山国也虎视眈眈，想南下攻打邯郸……”

“雍儿！”太子雍正讲着，忽从寝宫内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唤。太子雍知道是父王在叫他，赶忙收住话头，随端夫人一起来到赵肃侯身边。

赵肃侯惊愕地看着太子雍，用颤抖的声音问：“方才你说齐国要怎样？”

太子雍一下子噤了口。端夫人忙遮掩道：“哪里讲什么齐国，是我和雍儿在说这丹药呢。这是雍儿派人从外地讨来的，快吃下吧！”

赵肃侯嘴角上泛起一丝苦笑，怒声说：“还瞒着我？快细细道来！”太子雍平日最惧怕他父亲，今见父王发怒，只好道出原委。赵肃侯听罢，气得两眼发直，嘴唇发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吃力地将枯枝一样的手伸出被衾，像是要抓什么东西。

“您要什么，大王？”端夫人弯下身去，凑到赵肃侯耳边，低声问。

赵肃侯的目光投向挂在窗子边的一柄青铜御剑，扬了扬下颏，但没有出声。

端夫人显然已经领会到赵肃侯的意思，却故意说：“天气闷热，要开开窗子么？”话

音刚落,早有机灵的侍姬蹑着脚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窗子推开一点缝隙。

赵肃侯摇了摇头,目光仍盯着那柄青铜御剑。

端夫人愁惨地皱了皱眉,转身摘下那柄御剑,放在赵肃侯那枯枝一样的手上。赵肃侯这才将那呆滞、专注的目光收了回来,但这同时,那皱纹很深的眼角内却滚出两滴浑浊的泪水,滴落在黄绢御枕上。

这泪是从赵肃侯心里流出来的。它饱含着苦涩,饱含着愧疚,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凄苦。他多么想再整旗鼓,重振雄威,克敌雪耻!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已根本不能再重返战场,统率三军,以至连这柄不曾一日离身的青铜剑也无力紧握了。他心里在说:不平的上苍啊,难道就这样让我去见先王么?

他的目光又转向太子雍,像是在期待,像是在嘱咐。但,他已没有了气力,万语千言都随着一阵痰涌化为乌有。

赵肃侯恍恍惚惚地觉得,他的灵魂已飞出自身,飘游在茫茫天宇之中。他迎头碰到一个人。啊,这不是当年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吗?这位霸主在贤相管仲、鲍叔牙的辅佐下,通过改革使国家迅速强盛,声望日益提高。但到了晚年,他却变得固执、自信、偏执。他不听从贤臣的规劝,沉湎享乐,任用奸佞,使国政日益衰落,优势渐渐丧失。在其病危之际,公子开方等人作乱,把齐桓公与外界隔离起来,并假传遗诏,擅立太子。桓公后悔不已,仰天长叹:“嗟乎!我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随即,自己用一块素绢蒙面而死。

齐桓公曾是雄心勃勃的赵肃侯的崇拜者。可现在,他却感到一阵心悸;难道我也要落个像他这样的有始无终、壮志难酬的下场吗?

赵肃侯的灵魂极力摆脱与齐桓公的会面,继续前行。又有一个人飘然而来,是吴王夫差。赵肃侯知道,他也是一位春秋霸主。其继位之初,任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经过长时间准备,打败了劲敌越国,又率军力挫强楚威逼齐、晋,称雄天下。但晚年却信任奸臣伯嚭,逼死忠良伍子胥,结果使强盛一时的吴国终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自缢时,不胜羞愧,自觉无颜见子胥,蒙目而逝。

赵肃侯感到十分懊恼:怎么总是见到这样使人晦气的亡灵!少顷,他又平静下来,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是上天在派这两个亡灵来召唤我了!

“唉——”一声惨人的、绝望的,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长长的叹息从那抽搐的躯体中传出。随即,只见他吃力地拉动被衾,严严实实地蒙住了死灰般的脸,那柄青铜剑从他那干枯的手上滑下,落在长跪在地的太子雍面前。

天塌了,哭声淹没了一切。

赵王城被一片愁惨的白色濡染着。宫门披着白绸,绿丛缀着白花,环绕宫城的坂

筑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飘着白绸长带。城中的各色人等都依照各自的不同身份穿上了等级各异的丧服,有用生麻布做的下面不缝边的斩衰,有用熟麻布做的缝边整齐的齐衰,还有大功、小功、思麻种种名目。平日服色艳丽的乐工舞伎们也都卸去头饰,一律丧服,就连他们手中的琴、瑟、竽、钲等乐器也都挂着一朵小小的白花或系着一条窄窄的白绸带,他们演奏的不再是激昂慷慨的燕赵之声,而代之以低沉哀婉的乐曲,悲悲切切,呜呜咽咽。

赵肃侯晏驾的寝宫前,被称作“复者”的巫师们在为赵肃侯招魂。殿阶下放着一个装饰着彩线的竹笼,内装赵肃侯的衣服,复者先走近笼前,张开五指向空中抓了几下,使“魂”依附笼中,然后,一步一步地引着竹笼倒退升阶。此时,拉着长调的《招魂曲》响起——

魂兮归来,
入官门些,
天地四方,
广无极些,
徜徉多艰,
不可止些,
归来,归来,
返故居些。

这《招魂曲》本是尚鬼习俗甚重的楚地挽辞,句尾都有楚人的口语“些”。赵国人不习惯用“些”,哼出来近似“兮”,这样一来,倒更增添了悲哀、神秘的色彩。

复者倒退升阶时,端夫人、太子雍和太傅公子成、将军庞煊、郎中令李兑、内史赵造、仆大夫田不礼、国尉李疵等几位重臣都在宫门守候。复者升阶后,由端夫人扶着太子雍将那笼中之“魂”——赵肃侯的衣服捧出,进堂放在刚刚沐浴过的赵肃侯的尸体旁。寺人用耳、鼻、口形的玉片遮蔽了尸体的九窍之后,便给尸体穿衣和缠裹丝绸和红绸。丝绸缠裹很多,一层又一层,渐渐地已看不出人形,像是一个圆柱形的丝绸体。接着是大敛,将尸体装入棺材。入棺后,又将一撮米放入尸体口中,名之曰“含饭”。后又将棺移入灵堂,准备择日举行葬礼。

端夫人已哭成泪人。这位四十多岁的原配夫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不离赵肃侯之侧。她是一位贤良的内助,又是赵肃侯事业的热心支持者。当年赵肃侯组织合纵抗秦,她做过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并由衷地盼望着肃侯的成功。但没想到,肃侯大业未成却离她而去,这怎不使端夫人悲痛至极?她长跪在灵柩前面,泣不成声。“大王啊,你不该……丢下赵国……丢下臣妾……走啊……”

赵肃侯之弟太傅公子成紧随着端夫人身后来到了灵前。他今年五十岁,但看样子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他细高个子,身体清瘦,形容枯槁,脸色灰黄而无光彩,皱纹密匝匝地占据了他本不宽敞的脸,像一张罩住了他全部情感的网。只有他那双眼睛骨碌碌地挺有神,像是饱含着心计,莫测高深。他有个习惯,喜欢歪着头,把目光扫向身后,似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公子成此时肩上的担子可以说很重。既要安慰嫂夫人,又要照顾侄子,还得担当起处理丧事的任务。所以,他极力克制住悲伤,只是郑重地给赵肃侯行了一个大礼,表白似的说:“大王,放心地去吧,臣身为太傅,一定恪守礼义,力保太子继承大业……”

作为武官之长的将军庞煊,此时是忧过于悲。这位赵国的著名兵家曾以多谋善战誉满国中,但自从辅佐赵肃侯以来却是多次败北,瞻念赵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默默地站立着,久久地凝望着那香烟缭绕中的灵柩,像是在寻找着过去的教训和未来的良策。

国尉李疵是个勇武的汉子。高高的身材,黑红的脸庞,双目威严冷酷,闪动着抱负的光。他担负着宫禁的传达警卫,是赵肃侯的忠实侍从。此刻,他像木雕泥塑一般,一动不动。他的胸中像是积聚了过多的泪水,五脏六腑都被淹没了似的,真想放声哭号几声才痛快。他手里握着一支箭,这是在郾城之战中从赵肃侯那被射伤的大腿上取下的。他痛感自己的失职,发誓为君王报这一箭之仇。他百感交集地望着箭头上那黑褐色的血迹,狠劲儿地将它折成两段,放在赵肃侯灵前。

太子雍自他父王薨逝的那一刻起就变得异乎寻常地沉默。

哀痛带来的精神上的重压使他无法忍受。他已经很少流泪,泪泉似乎已经干涸。回想十几年前父王对他的严教,历历往事如在眼前。他倍感孤独,这是一种幼儿刚刚脱离了扶持般的孤独。他更感到沉重。心情的沉重,精神的沉重。自晓事以来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和赵国的举足轻重的关系。现实已经十分明了,他将接过父王的权柄,发号施令,统驭万民,在他面前,群臣将叩拜于地,山呼万岁,在他身旁,将是团扇如潮,侍者如林。当然,他还必须面对着赵国险恶的处境,残破的现实。

想到这里,太子雍仿佛长大了十岁。

第二章 风云突变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列国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一国国君死了,他国都要派兵前来参加葬仪。各国来使一般都是高级官员,所带兵马少则几千,多则过万,似乎所带兵马越多,越能表示对亡君之国的尊重。参加者不仅有盟友近邻,也有敌对之国和远方之国。这种习俗称之为“会葬”。

赵肃侯的死讯传出后,有五个国家前来会葬,他们是,秦、楚、燕、齐、魏,各出精兵万人。这样一来,赵国可就热闹了。一连好几天,一辆接一辆的战车和大队步兵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络绎开过来,邯郸道上整天腾着烟尘,飘着旗帜。车马声、喧嚣声不绝于耳。百姓们成群结队地站立在路边看热闹,目送着这大队人马开进都城。有人捧着酒坛,有人拿着食品,向这些风尘仆仆的异国将士致以感激之情。但大多数人却是空着手,他们的表情很复杂:惊异、猜测、忧虑、不安。国家有丧事,又来了这么多兵马,不是雪上加霜吗?

未来的君主赵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阵势,心里有些慌乱。但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很快镇定下来。他对叔父公子成说:“五国会葬是出于对我赵国的礼敬,自当妥为接待。可将各国使节及头领安置在赵王城中,待以贵宾之礼,兵马也应妥善安置,为防兵民冲突,可令其在大北城郊外安营,委派专人管理此事,不可怠慢人家。”

公子成有些为难地说:“这五万兵马可非同小可啊,光吃住就是大事。”

赵雍道:“粮秣大部官给,部分可从民间征调。客兵如需人力,可组织百姓帮助搭设营帐。总之,要千方百计,不能在外人面前丢我赵国的脸。”

赵雍说这番话的时候,全然不像十三岁的少年,倒像是一个全局在胸、指挥若定的将军。公子成暗自惊叹:难怪说逆境催人成熟,太子长大了。他想了想,说:“此事交给赵内史吧,我想,他会办得很好。”

公子成提到的赵内史,名赵造,四十出头,人极稳重,办事有板有眼,从不逾矩。走路慢慢吞吞,说话拿腔作调,不经深思熟虑,从不随便讲话。他曾受业于齐国的孟轲,谙熟儒家经典,是赵国的名儒。他常常带着一种笑相,圆滑随和,很少发脾气。他掌管着国家的财政税收,是赵国的理财重臣。赵造领旨后,很快带人前往大北城。

按礼节,各国使节在吊唁之后,东道国应到使节下榻处进行回访,以致谢忱。赵雍是这日下午与公子成一起前去的,侍卫武士少室周和寺人缪鞅随从。他们首先来

到秦使节住处。刚进门,只听庭院内传来一阵喝彩鼓劲之声,只见两个彪形大汉,身穿肥大的袍子,腰间系着一条红绸带,正怒目而视,手臂伸张,作角抵之戏。二人各不相让,厮打得难解难分。旁观者看得兴起,不住地高声喝彩。正首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他便是秦国的使节樗里子。他是秦惠王异母弟,任庶长,相当于各国的卿相,掌管军政大权,在秦国有“智囊”之称。樗里子根本没理会赵雍一行的到来,只顾眯着眼睛看角抵。直到公子成开口向他打招呼,他才扫兴地摆手令角抵者停止。

赵雍一见这场景,心头顿时火起。心想,我赵国正遇丧事,你们却在这里角抵取乐,是来吊丧还是来贺丧?他强压住内心的不满,略带讥讽地问:“久闻贵国好以力戏,今日始得亲见,此地略嫌窄小了些吧?”

樗里子不以为然,反唇相讥:“贵国也不乏力士嘛!听说殿下身边就有个少室周,力大无比,可否请他前来一试?这两位——任鄙和孟悦很想会一会贵国的高手!”

少室周听了,恨得直攥拳头。这个粗壮汉子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羞辱性的挑战,他真想脱下孝服上前较量一番。但当他与赵雍的目光相对时,他很快地冷静下来,他把头转向一边,以排遣心中的愤懑。

公子成也气得非同小可,道:“很抱歉,鄙国乃礼仪之邦,重德而轻力。《书》云‘持德者昌,持力者亡’,右丞相以为然否?”

樗里子噤了口,脸色有些发红。

赵雍本想对樗里子前来会葬感谢一番,现在,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问了一下秦国使节的食寝之事,便离开了。

赵雍又来到齐国使节田婴处。田婴是齐威王少子,任相国,是齐国的权臣,号靖郭君。赵雍来到时,田婴正与齐将公孙启及亲随饮酒。公孙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见赵雍来,毫无礼节。他趑趄趑趄地站起身,一手端着酒尊,一手拿着半个猪腿,走到赵雍面前道:“来,来,来,喝!吃!……都说赵国出美女,怎么不选来几个伴酒?”

田婴有些难为情,嗔他道:“放肆,这是太子!”

公孙启愣了一下。借着醉意,他作出不在乎的样子:“啊,太子。……哈哈……”

田婴佯怒地训斥公孙启,令人将他搀下,并很客气地请赵雍等人入座,拱手道:“此将粗鲁无知,又多喝了几尊酒,请太子勿怪,我替他赔罪!”

赵雍忍住气愤,岔开话题:“靖郭君前来敝国,接待多有不周,请多包涵。”

田婴笑道:“贵我两国乃友好之邦,贵国的丧事也是我国的不幸。我王让微臣劝太子殿下节哀,并向王后致意。贵国有何难处,可请直言,鄙国自当力助。我王还捎来一信,请殿下阅。”随即将一“双鲤鱼”书简递上。

这“双鲤鱼”是由刻成鱼形的两块木板中扎丝线合成的。上有两孔,孔当鱼目,孔

受封泥,又称“鲤鱼书”。赵雍除去封泥,掀开“鲤鱼书”一看,脸色大变。原来,齐国在信中提出了非常无理的要求:两国疆土以漳水为界,还说古来如此,应予恢复。这样,赵国的土地将无端被划去几百里!

赵雍将“鲤鱼书”转给公子成,公子成看过,愤然道:“贵国如此要求,大谬矣!大谬矣!我国君新丧,太子年少,贵国怎可乘人之危?”

田婴笑道:“太傅言之太过了吧。些许土地,贵国何必吝嗇?”

公子成道:“国土如命,岂能不惜?齐,大国也,却未见将一城一地送人!”

田婴的嘴角上浮上一丝冷笑。他倒背着手,踱着步子说,“太傅,我看边界的事还是君子协定为好。若动起刀兵来,可就有伤和气了。”

赵雍用平缓的语气说:“靖郭君,我听说这样一件事:一次,先生欲在薛地筑城,问之于友人,友人答曰:‘海大鱼’。先生问何意,友人道:‘有大海焉,不见边际,有大鱼焉,网不能捕。然鱼一旦游滞于滩上,蝼蚁即可致其死命。齐为君之海,何必筑城于薛?’先生以为然,停止筑城。此事足见先生是位识礼而通达之人,赵国臣民无不称颂。以齐之大,足可养百姓,成霸业,齐王在齐而望赵岂非大鱼在海而望滩耶?再说,齐赵边界相连,鸡犬相闻,邻里阅墙,恐有不当吧?况两国边界,久已明定,随意更改,难服世人,也有损于贵国的威名,我想,贵国君臣是不会甘愿落个不仁不义之名的。”

赵雍的话有理、有力、有节,不卑不亢,使田婴不禁为之咋舌。他脸上一阵发热,心中暗想:孺子不可欺也!于是,他换了口气说:“我王之意,不过是想与贵国商议一下。既然贵国有难处,那就改日再议吧!”

赵雍没吱声。他微微一笑,拂袖而去。

内史赵造在调动了大批民工帮助五国兵马安设下营帐以后,便带随从数人前往大北城中,督办粮秣一事。

邯郸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是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北城组成一个品字形,是王宫和百官廨署的所在地。周围有用黄土板筑的城墙环绕,四向各开城门三个。赵王城内布列着一组组建筑在高台之上的宫殿,错落有致。北城的北半部是禁苑,内有瑶池,引龙首水灌之。池中有蓬莱岛,岛上建蓬莱阁。瑶池之北有兽园、虎圈及猎场。

外城大北城与赵王城相毗连,面积要比赵王城大几倍,是七万民户的居住之地。左有漳、滏二水环绕,右与太行山相望。邯山至此而尽,尽者,“单”也。“单”加“邑”为“邯”,邯郸之名就是由此得来。

邯郸城内街道纵横,店铺作坊林立,是漳水、黄河间第二大会。民俗崇尚高节,鄙薄奸巧,男子善相聚游戏,慷慨悲歌,女子喜抚琴鼓瑟,歌伎称之为“邯郸倡”,在列国中颇有声名。邯郸之民本来比较富足,但这几年战争频繁,现已露出贫困的端倪。

赵造的车子在午时进入城中,若在往常,这该是最热闹的时候,可今天却显得异常清静。好多作坊店铺已关门停业,行人也稀少,但穿着各色军服的兵士却随处可见。他们或步行,或乘车,吆喝喊叫,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恣情玩耍,东游西窜,大吃大嚼,似乎赵肃侯之死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过是奉命作一次游玩而已。

见此情景,赵造心中一阵不快。在城外的五国营帐里,赵造已向军校们讲明,请他们严肃军纪,不要让士卒随便入城,更不要侵扰百姓。显然,各国根本没把他的告诫当回事。

赵造来到一座宅院前。这是邯郸令王寿的宅第。赵造刚停下车子,大门洞开了,王寿急匆匆地走出,拜迎道:“赵内史,下官在此恭候已久,快请!快请!”

赵造见王寿脸色很难看,一副疲惫沮丧的样子,便问:“是筹集粮秣的事不顺利?”

王寿晃了晃头,苦笑道:“咳,一言难尽……进去说吧。”

赵造由王寿陪伴,穿过前堂,脱掉鞋子,进入内室。王寿道:“内史想必不知,粮秣之事真是难办哪!里正们跑断了腿,可收上来的却极有限。百姓有怨气,不肯交纳!这也难怪,各国客兵欺人太甚,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告状者盈门,弄得我焦头烂额……”

正说着,院内传来一阵吵闹声,差役领着一个青年人来到门前。那青年跪地哭诉:“大人,小民有冤,可要给小民做主啊!”

“又是何事?”王寿问。

“大人,这些贼兵真是禽兽不如啊!他们竟在小人的桑园中放马,孩子他娘也被他们糟蹋后寻了短见,弄得我们家破人亡……”一边说着,一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其母更是号啕不止:“青天大老爷啊,你们就不去管管哪……”

王寿瞅了瞅赵造,道:“赵内史,这种事一起不了又是一起,如何是好?”

赵造急得直皱眉,但一时也没有好主意。惩治凶手吧,怕引起与五国的纠纷;暂时忍耐吧,又咽不下这口气。他对王寿说:“你先安置一下,我即去宫中报知太子。”

赵造的车子刚刚驶上大街,只听街口一片嘈杂,原来是一群愤怒的百姓正手持棍棒,和几个魏国兵士激烈交手。百姓们越聚越多,把几个不法兵士团团围住,喊打不止,路边一棵皂荚树上,还挂着一具被打死的魏国兵士的尸体。赵造见状,顿时面如死灰,惊呼:“闯祸了!闯祸了!”

邯郸西北三十里外的烽火台燃起了烛天烽火。紧接着,一个驿卒乘上驿车,朝都城急奔而来。

驿车驶到赵王城北门猝然停下。驿卒跳下车,从怀中取出一个特殊的竹制证件,向守门兵士晃了晃,那兵士惊恐地洞开城门,将驿卒迎进城中。

太子赵雍和太傅公子成在偏殿里接见了这位驿卒。驿卒气喘吁吁地禀报,一支楼

烦骑兵闯进了晋阳城，烧杀抢掠，守军抵挡不力，晋阳城危在旦夕，请速调兵马增援。

晴天霹雳。已经被父王的丧事和五国兵马折腾得疲惫不堪的太子赵雍闻此消息，肩上又陡然加上了千斤重负。他双手支颐，默默无语。

公子成在一旁直叹气。“嗨，赵国不幸，雪上加霜！”

一提起楼烦，赵国君臣无不头痛。楼烦是赵国北部一个游牧部族，与林胡同为胡人。他们无固定住所，不事稼穡，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国民无论男女长幼，皆喜骑射。生子刚满百日便被父母带在马背上到处奔波，经受草原上风雨的吹打。五六岁，便学骑羊，长到十来岁开始骑马，及至十三四岁便成精良的骑手。楼烦的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一支骑兵往往是一个家的成员。他们亲密无间，长幼有序，为了其中一个成员的安危，都可舍生忘死。正因如此，楼烦骑兵勇猛异常，所向披靡。楼烦人生性野蛮剽悍，经常侵扰中原列国。赵国因与其邻近，备受其害。在中原列国看来，胡骑是不可战胜的，在他们面前，万乘之国也无可奈何。

楼烦骑兵并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他们作战犹如疾风闪电，抢掠一回，便溜之大吉。因为他们多是小股轻骑，常会越过边境，深入内地。今天，楼烦骑兵的抢掠便是发生在赵国的腹心重镇晋阳城。

太子雍的目光在驿卒那淌着热泪的面颊上久久地停留着。他似乎看到了流淌的血，看到了一片狼藉、火光冲天的晋阳城。

“怎么办？”他在心中向自己发问。他知道，晋阳守军是不可能与胡骑匹敌的。他担心，凶残的胡骑会将这座城邑毁掉，他觉得，无论如何，必须前去救援，即使不能将其全歼，也要将他们尽快赶走。

驿卒退下后，他向公子成说出此意。公子成表示赞同。于是，太子雍向恭立一旁的寺人缪鞮说：“速请国尉前来议事！”

在失去了男性能力的宫廷寺人中，缪鞮是最幸运的一位。他以其俊逸的外表、伶俐的举止、讨人喜欢的谈吐赢得了赵肃侯的宠幸。赵肃侯病危时，他曾表示要为赵肃侯殉葬，极尽忠诚，因而又得到了太子雍的好感。太子雍没有让他随赵肃侯而去，而是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掌管禀事与传召。缪鞮感激涕零，对太子雍百般殷勤。现在，听到太子雍的指令，他十分痛快地唱了一个“诺”，疾步走出宫去。

不多时，国尉李疵来到。这是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赵国的一位出色的将军，以勇武闻名朝野，现在朝中掌管征伐之事。太子雍见到李疵以后，先向他介绍了一下晋阳的情况，然后便令他带领战车五百乘、步卒两千人，火速救援晋阳。

这个机会，被齐相田婴抓到了。自打边界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田婴便窝了一肚子火，伺机进行报复。而今，邯郸城兵马外调，可谓天赐良机。田婴并不是一触即跳